

文化的“仪式感”与“去仪式化”

赵秋阳

摘要: 传播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传统仪式的减少, 文化的纯符号性得到增强。仪式是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仪式感是通过身体行为而获得的参与感。文化通过身体参与保证了纯符号文化活动与现实的连接, 提供了文化传承的路径, 仪式是文化自身存在得以证明的保障。现代远距文化交流方式改变了文化形态, 有些旧仪式逐渐被抹除, 代之以新的仪式, 形成新的仪式和仪式感。虽然这可能导致某些传统文化加速消失, 然而对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感到焦虑, 而是应借势实现对优秀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创造。

关键词: 仪式感, 去仪式化, 文化符号学

“Sense of Ritual” and “Deritualization” of Culture

Zhao Qiuy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accelerated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rituals while enhancing the semiotic nature of culture. Rituals ar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a sense of ritual is derived through bodily engagement. Culture ensu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re semiotic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reality through physical participation, providing a path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Rituals serve as a guarantee for the existence and validation of culture itself. The modern way of long-distance cultural exchange has changed the cultural form, with some old rituals gradually being erased and replaced by new ones, forming new rituals

and new sense of ritual. Although this may lead to the accelerated disappearance of certain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re is no need for us to feel anxious about it. Instead, we should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ore, inherit, and create excellent cultures.

Keywords: sense of ritual, deritualization, cultural semiotics

DOI: 10.13760/b.cnki.sam.202302016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便捷,人们不需要见面就可以完成文化交流,甚至物流、消费、教育、医疗等活动也都逐渐向“非接触”转变。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而实现各种形式的交流,这塑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当非接触式交流成为人类交流的主导形式之后,人类文化似乎更趋纯符号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焦虑,核心问题是传统文化会不会因这种变化而渐趋消亡,或者文化本身会不会因这种变化而受到伤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仪式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一、仪式和仪式感在文化中的功能

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仪式来塑造的,仪式是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仪式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并不是文化的全部。“仪”是形声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度也”,本义为人的外表或举动。“式”的本义则是法度或规矩。“仪式”的本义,就是人通过外表或举动体现出一种法度或规矩的形式。对于一个仪式而言,不可缺少的,是身体的参与。因此,彭兆荣(2018, p. 296)认为,“仪式历来是身体表达的一种常用而特殊的形式,也是身体最为完整的社会化形式”,“仪式最为外在的表演形态即身体”。

英文“仪式”一词为“ceremony”,源于拉丁词“cerimonia”或“ceremonia”,指“仪式规定”或“仪式行动”。根据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3, p. 282),“ceremony”的主要含义是:“a formal religious or public occasion, typically celebrating a particular event or achievement (一种正式的宗教或公共场合,通常用来庆祝某一特定事件或成就); an act or series of acts performed to a traditional or prescribed form (按传统或规定的形式进行的行为或一系列行为); the ritual procedures observed at grand formal occasions (在盛大的正式场合所遵循的仪式程序)。”从这几个义项来看,无论哪个义项都不可缺少人的亲自参与,仪式几乎都与“行动”或“聚集性场合”相关。仪式不

仅是身体性的，而且带有一定规范性。在这个意义上，英语的“ceremony”与中文的“仪式”内部附带的含义具有高度一致性。涂尔干（2017，p. 45）在讨论宗教时非常明确地区分了信仰与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这个论断同样强调仪式的身体参与性。

公共仪式与宗教仪式具有相似的功能。邓静秋（2017，p. 26）认为“仪式建构了多方主体在同一场合中的象征性交流”。闫伊默（2014，p. 32）认为，仪式对社会群体而言有抒发感情、增强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支持或推翻社会结构、改变或恢复社团内部和人与神灵万物之间的和谐平衡等功能；“围绕着仪式发生、展演所聚合的‘场’无论对微观上仪式参与者，还是对宏观上整个传统承继、社会整合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唐志杰（2011，pp. 254 - 255）则认为，对于宗教信仰徒而言，仪式至少具有三个功能：整合、调节、补偿。总的来看，这些论点与涂尔干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仪式强化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集体的归附感，将微弱的个体力量提升到强大的集体力量中。仪式的功能主要在于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以上这些观点，大多来自人类学研究学者。从19世纪起，“仪式”成为人类学家普遍关注的文化现象，一大批西方人类学家从仪式入手考察人类的活动，对仪式功能的研究结论，集中在仪式怎样调节个体与集体、个体与个体的关系等方面。

对仪式的符号学研究，以符号学的视角，秉承了人类学研究的诸多观点，为解释仪式的文化、艺术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比如，李先焜（2017，p. 395）认为，从符号学的视角看，礼仪就是“一种社会约定的行为符号”。不论是“礼”，还是“仪”，都包含了行为的性质，所以，礼仪、仪式，就是一种身体与符号的社会性连接，是一种身体性的文化符号。身体性文化符号，在中国武术界和舞蹈界讨论较多，比如认为武术形象是“典型的东方身体文化符号”（闫民，2015，p. 84）。与之类似，中国古典舞也被看作一种身体文化符号。事实上，与武术和古典舞相比，人类的各种仪式，是更为广泛、更为常见的身体文化符号，而武术和古典舞只是一些特殊的、具有仪式化特征的身体文化符号。武术具有攻防、健身之特征，舞蹈则具有艺术性特征。礼仪，也是仪式之一种，其目的在于明确自己与他人的秩序关系。具有不同目的的仪式，就是不同类型的身体文化符号。

人类文化之所以需要仪式，是因为人需要通过仪式获得仪式感。通过上文论述可知，仪式感就是一种通过身体行为而获得的参与感。仪式感保证了

纯粹符号活动与身体现实的连接，从而使文化变成一种可以转化为现实且可被直接感知的人类活动。那些非常注重仪式感的文化活动，获得仪式感本身可能比仪式的内容更重要，因为这些仪式的目的就是要人获得仪式感。比如宗教活动中的礼拜，礼拜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做礼拜”这个仪式本身。信徒只要参与了这个仪式，就表明了他对宗教活动的认同。让信徒参与并获得这种宗教活动的仪式感正是礼拜需要达成的最重要的目的，而做礼拜时到底念了哪些祷词，读了哪些经文，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仪式是作为纯符号的文化通过身体参与而与现实进行连接的方式，是文化观念得以现实化的重要路径。没有某种仪式，文化不仅成了抽象的概念，而且很难得到有效的传播和接受。

二、仪式可否从文化中剥离？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要传承文化，只有依靠有形的仪式来进行反复记忆以进行观念强化，仪式本身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这个阶段，没有仪式也就没有文化，仪式很难与文化剥离。抑或说，如果没有仪式，也就没有原始文化。比如，在考古学中，若发现远古人类举行祭祀等仪式活动的遗迹，就可以证明这个远古族群已经有了某种文明。根据仲富兰（2015，pp. 112 - 113）的说法，仪式反映了某种“文化记忆”，“仪式传播是文化记忆的外化形式”，人类学会了“用符号或者仪式来帮助记忆行为”，“文化是个故事，故事需要命名，命名后的活动具有文化内涵，具有仪式感”，“文化是复数，即文化应当是‘我们的’，而不应当是‘我的’，‘我的’应当融入‘我们的’，这就是文化的集体记忆，这就是文化，只有集体的文化记忆才会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或者说，单个人的记忆或行为，很难说是一种文化行为，而集体的记忆或行为才是文化行为。有传承性（存在于集体记忆中）的集体行为——通常表现为某种仪式——就是文化。

按照美国学者贝格森的划分，仪式可分为微、中、大型三个层次。微型仪式是一种仪式化用语，比如“你好”“谢谢”；中型仪式是一种日常行为规范，比如一日三餐的进食时间；大型仪式是集体庆典等仪式。（仲富兰，2015，p. 112）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划分方式，则可发现，虽然大型仪式可以暂时从文化中剥离，微型仪式、中型仪式却很难从文化中剥离出去。仪式已经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人类群体行为。具有某种行为共同性的人，被定义为处于某种文化环境之中，而一旦将这种共同性剥离，文化也就不存

□ 符号与传媒 (27)

在了。这恰如王霄冰(2007, p. 33)所说:“作为文化记忆之媒体的任何文本和仪式,实际上都在阐释着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文化的意义’,它就好比是无形的宗教,在背后掌控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行。”如果文化的意义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文化也就不存在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仪式对于文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证文化的统一和稳定,制定一套规范的仪式礼节就是必需的,中国的“三礼”因此而彰显出很强的文化价值,其中《仪礼》更具体地规定了涉及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这些烦琐的礼仪规定,通过人们反复的身体性实践保证了文化思想的落实。因此,即使是在有了文字记录的文化之后,仪式也仍然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仪式不仅是文化的可视化呈现,而且可以通过人的行为强化文化记忆,还可以通过塑造人的行为使文化得以延续。张士闪(2000, p. 195)认为,“人生仪礼的实质在于人的社会化过程”。人因对仪式、礼节的实践而成为社会化的人,仪式是文化塑造人格的途径。

在有了文字、图画、器物等可以记录文化的工具之后,文化的呈现不再仅仅依靠仪式,而是有了文字、图画等承载方式。但如上文所述,文字、图画等仅仅能够记录文化和思想,无法保证文化思想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对接,而仪式则在这个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仪式可称为文化仪式。文化仪式与宗教仪式有着类似的作用。涂尔干认为,宗教信仰与仪式能够使其成员凝结成为一个团体,因为这些成员秉持着同一个信仰和实施该信仰的仪式。对于文化而言也是这样,如果某群体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观念,而且共同秉持相同的文化仪式,就可以证明该群体成员共享了一个文化观念,就能够使该群体成员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团体。当然,有了文字之后,文化传承的路径更为丰富,其传承方式并非仅有仪式一种。但是,如果一个文化体系只剩下文字材料而没有仪式,即使后来的人类能够理解这些文字材料中的观念,也不能说明该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传承。比如西夏文化,虽然有黑水城遗址等地出土的大量西夏文献,而且也有大批专家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翻译释读,但由于这些文化已经没有了相应的仪式化表达,所以该文化仍然没有得到传承。以此观之,任何文化要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必然需要一定的仪式化表达。仪式化表达是一个文化存在之证明。文化如果不需要标明自己之存在,那这个文化可能就真的不存在了。

综上,仪式是文化自身存在得以证明的基本保障,没有仪式的文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三、“去仪式化”与文化变迁

非接触式远距文化交流，使很多仪式不复存在。当远距文化交流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交流方式进而取代传统的文化交流方式之时，文化形态就会发生比较重要的变化。比如，在线上会议被普遍接受之前，人们更习惯于接受现场会议那种仪式氛围。当线上会议成为大家都可接受且习惯的会议形式之后，人们逐渐喜欢上这种便捷的形式，现场会议反而不是那么值得留恋。与此类似，“网恋”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反对网恋的言论几乎占有压倒性优势，而且至今不绝，警告性报道不时出现。而与此同时，通过网络认识异性并发展恋情，却逐渐成为年轻人交友的一种常见渠道。这个现象说明，传统恋爱具有的仪式感，正在逐渐被网恋这种新恋爱形态淡化。线下会议的仪式感，也将逐渐被线上会议抹除。在购物、教育、比赛、选举、集会等诸多生活领域活动中，传统仪式都面临着相似的境遇。当代文化交流具有更多信息化社会的特征，这令人们担忧：传统文化会不会因此而趋于消亡？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大大多于现存的文化。这个结论只需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几十万年人类进化史上存在过的原始文化大多已经消失。即使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消失了的文化也远远大于现存的文化。宗教就是如此，休谟（2003，p. 3，p. 58）认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基督教产生之前所有人类都是多神教徒，但后来，多神教却逐渐被一神教代替了，其后还存在多神教与一神教之间的往复流变之过程。5000年来，每个朝代的文化都不相同，文化不断消失、更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弘扬的是哪个朝代的哪种文化，就需要细细考察，并非只要是传统文化就需要弘扬。即使我们恢复、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被弘扬的传统文化也是多数。

文化被历史淘洗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存的文化只是历史切片中的一个暂时状态。只要文化没有消失，仪式就不可能消失。如果有东西消失了，那么消失了的只是旧仪式，取而代之的将是新仪式。网络视频会议并不会取消会议的严肃性，网络购物也并非毫无乐趣可言，很多网络课程授课方式更灵活、效果更好。在这些新的文化交流活动形式中，新型的仪式和仪式感取代了旧的仪式和仪式感，正如现代文化取代了古代文化一样。远距文化交流，并没有取消身体参与，而是延伸了身体参与，使以前的不可及变成了可及，突破了文化交流的时空局限。这个变化本身并不是文化形态的变化，而是文

化形态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但是这个变化却可能间接导致文化形态的变化。

媒介发展是导致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没有书写文字的时候，故事依靠“口传”，为了方便记忆，就要朗朗上口，用词简单，便有了英雄史诗这种文化形式。有了书写文字之后，“方便记忆”不再是最硬性的要求，散文、议论文这样的文学体裁便有了存在的理由和空间。电话发明后，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问候、友情表达，也不必再像之前那样非得见面或写信，问候的仪式仍然在，而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再后来，短信、微信、电子邮件，都可以用来实现问候仪式。因此，文化交流的这些变化，虽然可能暂时去除某些仪式，却并不会去除仪式感。人们创造出更多的交流方式使仪式感得以实现从而使文化得以延续。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是仪式感，而不是仪式本身。

人们真正担心的是仪式形式的变化会导致仪式感的消失，而仪式感的消失就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去仪式化”演变为“去仪式感化”，问题就严重了。比如，随着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的发展，演示性叙事体裁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需要再亲临剧院就可以看到各种演示性叙事作品。习惯了这种观看方式之后，人们不再产生去剧院的仪式感需要，这可能直接导致传统戏曲、话剧等艺术形式难以为继，使其面临失去传承而消失的危险。同样，如果今后的人们都习惯了网购，不再产生去商场购物的仪式感需要，商场就只能面临倒闭的命运。我们曾经习惯了的一切，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危机与挑战。这种挑战因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来得如此迅速，我们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惶恐与不安。文化的消失、更替、变化，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正常的过程。任何文化更替都必然有一个动因，只不过这一代文化更替的动因来得太快，我们有些应接不暇。

结 语

创造新的文化不易，抛弃、改革已有的文化更不易。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和某些自然力量的因素，使文化交流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促使传统文化“去仪式化”的进程加速。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将仪式从文化中清除，更不可能将仪式感清除。技术只不过改变了仪式的呈现方式，不仅没有清除文化中的仪式感，而且在某些仪式不能正常举行的极端情况下保证了仪式感的获得。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可以优化文化品质，去除繁文缛节，使文化的符号性质和核心功能得到更好的呈现。对于这种变化，我们不必感到焦虑，而是应该借势实现对优秀文化的发掘、继

承和创造。

引用文献：

- 邓静秋 (2017). 宪法宣誓制度.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先焜 (2017). 中国古代的礼仪符号学. 载于李先焜 (著). 李先焜文集. 武汉: 长江出版社.
- 彭兆荣 (2018). 生以身为: 艺术中的身体表述, 载于叶舒宪 (主编). 重述神话中国: 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论与证据间性视角.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唐志杰 (2011). 基督教的礼仪.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 涂尔干 (2017).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敬东, 汲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霄冰 (2007). 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文字与仪式. 载于王霄冰, 迪木拉提·奥迈尔 (主编). 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休谟, 大卫 (2003). 宗教的自然史 (徐晓宏,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闫民 (2015). 武术·身体·思维.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闫伊默 (2014). 仪式传播与认同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 张士闪 (2000). 艺术民俗学. 济南: 泰山出版社.
- 仲富兰 (2015). 中国民俗学通论 (第二卷, 民俗传播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赵秋阳,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

Author:

Zhao Qiuyang, lectur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emiotics theory and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sczqy@163.com